

易

守

易守卷十

歸安葉佩蓀學

上經

䷁ 兌下  
䷁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

臨監臨也兌坤因重撰本內外純坤而乾剛浸長于  
二剛之自下而進上卽爲自內而御外據方來正盛  
之勢以前臨諸柔故名臨而傳以爲大者剛長則柔  
自消如日升川至其勢浩乎莫之能禦故大之也剛  
進則能大亨而必利以貞者剛以行上爲正故亨由  
於貞也至往而至也月者陰象臨之九二自三至上

歷四位反覆自觀初至四又四位至於八陰則柔長而剛復消故有凶因盛而戒其衰所宜慎之於早也  
初九咸臨貞吉

咸同也感也物相感則能同也初應四二應五剛下於柔而相交此感彼應以進而合同於上故皆象咸臨初處最卑不可抑于柔下故能進則得貞而吉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剛長至二能上感於五而臨之則漸長不已可進於中正之位故吉而隆然日上无不利於進行也初居極卑惟恐其不正故言貞吉以戒之二已能長則行

無不正故直言吉而又以无不利勉之總欲剛之上長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三柔兌說象甘二剛震來

二三四成震

象憂六三柔處剛

位密近九二而晏然不知自奮第甘悅以爲臨則終溺於柔暗而不進故无所利然斯時二剛方乘盛上行三柔豈能安處其上將有震動憂危之患既能憂之則必變柔以從剛猶可以无咎也

六四至臨无咎

至所止也陽尊陰卑陰之高位至四而止五上皆非

其位也臨欲上長而柔順但至於四而臨似有止而不進之咎然得正應初在柔位爲已至故无咎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知者內蘊之神明故陰含陽章象知五爲君陽爲大於柔爻特言大君者明其以剛用柔也六五履剛得中正應九二剛明之德蘊藏於內而以時升發以柔晦含其睿智是爲以知而臨則內應九二剛德以進行乎尊位正爲大君之所宜故吉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疊坤土厚象敦謂加厚也上與二遠不相及其臨亦

更無可進乃附於五之應二敦厚其上以爲臨則剛  
長至五上柔卽與之合志故能獲吉而無悖上之咎  
也

臨剛浸而長

浸漸也復剛初反而臨繼之漸長不已所以爲臨也  
以卦體釋卦名義

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剛之方長暢說而不鬱於下順遂而不阻於上九二  
以剛處中而有應於六五剛德之所以大亨必以進  
上得正乃合乎天之正道也以卦德二爻釋卦辭乾

爲天元亨利貞全爲乾德故臨爲天道无妄爲天命道以正理言命以定數言至蠱剝復之謂天行則以終始行事言皆指乾也

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自臨之長於內至八陰而爲觀則剛復消於內祇一反覆之頃耳其消不久故剛長不可恃也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地勢卑而澤更卑於地故澤上有地爲臨象兌口講習象教兌柔上出象思澤水流潤象无窮坤土致養象容保地衆象民地勢廣博象无疆君子以之廣其

教思而涵濡深入容保衆民而含宏廣被正德厚生之德備矣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柔雖處下能感而臨則志在行正故吉也

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巽命以剛上柔下爲能順兌與巽反象未順蓋命者陽之所以賦陰必以剛上令而柔下承爲順二雖浸長而柔反在上剛猶在下其命未順故亟當感之而上行則吉无不利也○荀氏爽曰陽感至二當升至五羣陰相承故无不利陽當居五陰當順從今尙在



二故曰未順命也

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三當二剛進長之位而耽於甘悅故於其位爲不當也既能於剛之來而憂之則以危惕鼓其安肆柔進於剛而咎不長也震行迅疾象不長

至臨无咎位當也

四位於剛未爲至在柔則已爲至故至四以臨而得无咎者以其位適當也

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五之中位爲剛而所應之剛又爲中故柔能行中則

無非用剛以爲主所以爲大君之宜也

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內卦爲內言所敦在外而所志則在欲順於二剛也  
〔證〕臨爲監臨之義其字从臥从品臥乃監字之省品  
則衆庶之形如剛之前臨坤柔也其義本爲自上臨  
下而卦以剛爲主則自內臨外猶之由北面南以尊  
臨卑不必泥於上下之位也至剛長而進則臨字又  
與憑虛御風凌雲諸字義相似所以六爻臨字皆當  
爲內臨外實作進臨之義若泥卦位解作上臨下者  
非也

八月有凶之義或以爲未月或以爲申月或以爲酉月或用夏正或用周正說愈繁而愈支皆由月卦誤之也

初二皆曰咸臨正取剛下於柔與咸卦男下女之旨同因感而臨則剛雖在下而其氣已直通乎上所以浸長之勢不可遏抑也

凡陰性偷惰多以陽來爲懼故卦爻每以勿恤勿憂慰勉之惟甘臨則耽於怠說非憂反無以作其氣故曰旣憂之无咎

四傳位當也李氏集解作當位實也按三四五皆非

剛不應言實殆蹇四爻之誤也

解者每泥於五君二臣之位則剛長消五反似以臣  
偏君義多扞格不知剛柔在天道以氣化言在人事  
以德用言五應二剛而升於尊位正如人君外不顯  
昭察之能而內具高明之德日新不已而照臨皆徧  
所以爲大君之宜乃言剛德之進非拘於二爲臣也  
推之人君不自用而能任賢才亦由乎此如舜之好  
問察言爲大知卽是外柔內剛之道也

行中之謂特加指點之詞以明五柔本非大君因中  
剛所行而謂之大君也則二五合德之爲知臨可見

矣

荀氏爽曰五者帝位大君謂二也宜升上居五吉故曰知臨大君之宜也二者處中行升居五五亦處中故曰行中之謂也頗爲得解

春秋之例有五其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起義在彼如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春秋本周公之志夫子因魯史策書而脩之周公之制作无不推本於文王故春秋之例與易相通觀於臨之彖辭而知之何則易於陰陽消長之卦自剝復以迨夬姤必於消長之機再三致戒惟觀卦在否剝

之間四陰盛長二陽漸消而彖爻曾不之及者蓋聖人之繫辭期於明道以濟世觀之義極於神道設教之大既常備陳其象以示王道之要則不暇兼及他辭以紛其旨而陰長陽消之防復不可以不慎故先於臨之彖辭深切而著明之曰至於八月有凶蓋反復二卦本以消息相往來今於陽之方長而預懼陰消之不久則臨猶常戒而觀之危愈可知此所謂文見於此起義在彼卽春秋微而顯之例也明乎斯例而因以玩索觀之彖爻其於四陰之長凜凜乎示以盥而不薦之象使夫大觀在上常若奏假神明之不

敢數則所以尊陽抑陰之意愈嚴而切故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在乎玩易者神而明之而已矣

三三三 坤下  
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觀平聲卦並同

觀遙視也與臨反覆坤巽因重撰本內外純乾而坤柔盛長至四二陽在上四陰在下尊卑濶絕可遠瞻而不可近狎故名觀觀本兼上下而言而其能居高建極以觀天下與足爲天下之所觀者全在乎剛故仍以剛爲主也卦畫倍艮陽德光明居高臨下又爲門闕巽木樹坤地之上如魏闕之爲民觀法故象觀

巽進爲假艮闕爲廟坤陰爲幽皆有神道設教之義  
故以祭祀取象盥潔手也祭之初浼手酌鬱鬯灌地  
以降神旣裸三獻而薦腥五獻而薦熟其事相連故  
舉盥以包裸舉薦以包獻也巽潔萬物艮手三四五  
象盥巽陰爲草爲臭坤爲地以香草束洒灌入於地  
象裸陰虛无實象不薦五剛中實象有孚顙首象也  
陽大在上巽爲廣顙象顙若又取下陰仰望之意蓋  
盥者以神道事神之禮求於冥漠明其遠乎人而以  
氣相感也薦者以人道事神之禮享以生存明其近  
乎人而以物相接也觀之時二剛居上而下感四柔



之進如祭祀之道但取盥裸以求神而不以備物致薦假乎遠而不狎於近由陽之誠信在中有以潛孚而默率之顒顒然爲柔所敬仰若承祭之不敢肆所以示陽之宜端其本而陰長克順其化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陰小居卑象童初爲民位象小人大觀在上而初陰去陽至遠識趣闇陋欲觀而无所見若蒙稚然在小人局於愚賤之分則无咎若君子則可鄙而吝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艮陰爲門二在門內象闚柔得正位象女貞六二雖

在應五之位而上隔三四不能顯見其身第自內觀  
覘以爲觀此不出閨門之道惟利於女子之貞而已  
非丈夫所利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我指九五生謂身所發出也遠觀者不見其身而但  
見其本身之所發如巽木之由幹生枝故象生三承  
巽疑而居下上之位象進退柔近上體已可進從王  
事而遠人之向背必視主德之隆替以定從違之準  
故觀於九五之所生出者言動政教之昭著善則進  
否則退尙審度而未定是在五剛之有以樹之風聲

矣。○凡觀之所及太近不可太遠亦不可太近則不待觀太遠則不能觀也六爻以五爲主初之童觀而不見二之闕見而不明三則觀五而進四四則觀上而賓五大抵連位爲近隔二位三位爲太遠惟祇隔一位在不遠不近之間正可以觀六三所以獨能觀五之生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

剛大在上象國陽明下照象光言先觀乎上九也王指九五巽陰上進近君象賓如士進於王朝稱賓興諸侯觀於天子稱大賓客皆以其自遠始至言之也

凡由遠而近者必先覩其外而後見其中故陰進至四旣得觀於上國之光華則利以賓見於王陰能佐陽而後德業光大不徒遙瞻其盛美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我生謂九五自觀所生以被於民者也五剛處中正之位爲天下觀瞻之所係其則倣悉本於躬化故觀於我之所生出於外者以驗我躬之得失果其爲君子焉則觀感有本而无可咎所謂中正以觀天下也○案生出之義乃從對面言之陽之所生則及於陰君之所生則達於民二體坤爲資生身爲生陰之始

故取我生爲象正直探有生之大原人君盛德儀型而羣倫從化其鼓舞興起一如我之生出者然王道之所以同乎天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以五自視曰我以下視五曰其觀其生者亦謂觀九五之所生出者也蓋上本以建中而居五而五又以臨下而稱上大觀原非有二故諸陰之自遠而觀五者第見其高而在上而羣焉觀其所生衆目具瞻民崑可畏果其爲君子焉庶有以厭服其心而无咎矣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陽爲大大觀統指五上陽爻也艮爲天光下履坤也  
象天下言陽德之可觀者尊而在上安順而巽入使  
德化不期而自感而九五居中得正以觀天下卽所  
謂觀民以觀我生也以卦體卦德五爻釋卦名義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盥而不薦遠觀之象也有孚顒若由上有誠敬之德  
其下觀之而自化也卦辭全是取象非實爲祭祀之  
事故仍舉卦名於上言其觀之象如此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矣

神之大者莫如天觀天之神道无有聲臭而四時之  
寒暑迭運不忒其常聖人法天而以神道設教不言  
躬行而天下咸服觀之道所以過化存神而與天合  
德也五上天位象天之神道巽東南兼春夏疊坤西  
南兼夏秋二三四成坤艮東北冬象四時四陰順序象不  
忒巽入中命象設教坤衆下順象天下服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周行於地上庶物无不感被爲觀之象先王以是  
巡省四方之風氣觀民俗之所宜而設之教令程子  
曰如審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也居高下察象

省坤地象方陰衆象民巽命象教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陰遠在初欲觀不及小人之道非君子所宜出也

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女道雖貞而丈夫則亦可醜也

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陰以從陽爲道本不當存觀望之心然擇主而從審時而處雖進退遲疑仍未失順正之道也

觀國之光尙賓也

旣觀上光則尙其爲賓於五始不虛此觀也



觀我生觀民也

坤衆在下象民本身徵民其應不爽故我之所生觀於民俗之媿惡而可見書云當於民監是也

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位高峻象未平上之所處愈崇則下之責望愈嚴觀其所生以議其德之稱否其志皆有所未平故居上不可不慎也

證攷觀有平去二聲音官視也音貫示也爾雅闕謂之觀亦去聲因是舊解讀卦名作去聲讀爻中觀字作平聲案傳言物大然後可觀可觀而後有所合又

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皆是觀視之義爻由卦出不  
可歧而二之雖觀視之觀原包含觀示意在內而卦  
旨祇取上觀乎下下觀乎上則卦名暨彖爻傳辭凡  
二十觀字皆當讀作平聲乃爲衷於一也

艮爲門闕玉篇云闕象魏也韻會云爲二臺於門外  
作樓觀於上上圓下方以其懸法謂之象魏使民觀  
之因謂之觀古今注云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  
標表宮門也登之可以遠觀故謂之觀案以門闕取  
觀象準諸大壯倍兌遯倍巽之例於象爲合然攷其  
名觀之義則曰使民觀之又曰登以遠觀皆全用觀

視之意古時原不作示字解則卦名仍當作平聲讀  
謂其象如闕使上下皆可以觀矚也況古無四聲平  
上去皆同用兩觀樓觀等字在後人始作去聲不必  
因是而分裂卦爻觀字義也

穀梁傳云常視曰視非常曰觀言非常正與遠義相  
通謂不常在目前也

凡卦名皆專主一義惟傳言臨觀之義或與或求獨  
以互文見義蓋臨則剛求而柔與如男之下求乎女  
故以咸臨取象觀則柔求而剛與如民之上求乎君  
故以神道設教而其卦旨則俱專以剛爲主耳

盥而不薦鄭康成引周禮賓興之文謂諸侯貢士於天子卿大夫貢士於其君必以禮賓之惟主人盥而獻賓賓盥而酢主人而不必設俎其說至牽強有引禮器諸侯相朝灌用鬱鬯无籩豆之薦有引周禮諸侯朝天子在始至時天子使大宗伯裸以鬯酒无籩豆一獻而罷二說雖似有據然考大行人掌大賓客禮儀仍有饗禮食禮諸獻與不薦意不合總之朝覲賓興之禮俱不可附會彖辭盥薦作一事惟馬融王弼諸家指祭祀之灌地降神言爲得解然又引魯論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語爲証則又謬甚文王

演易何以與夫子之觀魯禘同論況殷薦之禮最大  
豈有裸而无薦者亦豈有凡祭皆至薦而簡畧不足  
觀者蓋不知觀之義全象神道因神道而取象於祭  
祀又於祭祀中專取神道用裸之象以見陽之德盛  
而化神非觀時實有祭祀之事亦非謂祭祀時實有  
裸而不薦之事也

鄭康成又取艮爲鬼門附會彖辭盥薦之義不知鬼  
門之說不見聖傳乃本於緯書天地人鬼四易之誕  
語最爲畔道試思艮在東北爲歲首人生之位寅賓  
日出之方而謂之鬼門可乎

盟而不薦王肅本作盟而不觀薦殆由不得其解而  
以臆改之也

顒字之義解在說文頁部爾雅云君德也廣韻云仰  
也總爲陽大在上人仰見之之意

卦以神道設教似必有怪異非常之道乃其所謂神  
道者第曰中正以觀天下又曰觀我生君子无咎其  
道祇是躬行身教至庸至易絕不涉瑰奇幽渺之說  
蓋王道所以與天地同流不過如此也宋儒誤以河  
圖洛書爲神道設教遂啓真宗祠祀巡幸之事經術  
不明而爲國家之害豈細也哉

六三之言觀我生仍是就九五目中見之故曰我以爲彼方觀我生以進退將何以使之進而不疑此正警惕九五之義

不曰我身而曰我生纔能曲盡遠觀神理蓋若近視我身則當爲審察之道不第觀之而已也凡三五上爻俱言生實皆指九五一爻也

鮮于子駿以六四如二王之後作賓王家助祭宗廟以牽合盥裸之意第彖辭取神道設教之象而言盥四爻取巽陰上進之象而言賓各有正義卦非實有祭祀之事不必粘作實事說也況盥而不薦原以喻

陰之觀陽六四上進觀光正四陰中之主爻若果以祭祀爲象則四當爲主祭執鬯之人何反爲助祭之賓此愈欲牽合而愈致支離者也

互變取象之例其原出於左氏九莫詳於周史筮敬仲始生之卦其卦遇觀之否曰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士上故曰觀國之光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於王案四柔變剛爲乾天合下二柔爲艮山艮爲庭剛爲實坤衆爲旅百乾玉坤帛爲天地之美此其合互變取象甚明然所謂互卦者以中四爻取三



畫成卦象固諸卦皆同若變卦則惟筮得某爻而後  
有其在易之本爻乃觀象玩辭之道未嘗有筮則未  
嘗有變也左傳所取庭實玉帛之象雖與朝覲用賓  
之禮有合而第可用以占事不必授以釋易乃兩不  
相背蓋占筮之法當就其所占之人所筮之事隨其  
貴賤小大而以貞悔卦象斷之如說卦傳中每一卦  
有數十象凡象皆可取而不專視乎辭并有全不用  
象爻辭者至易之繫辭則就本爻所值之時位以明  
義理當然之準故不得以占筮之法釋經也  
卦兼上下相觀之義故二陽爻於九五明上觀下之

象於上九明下觀上之象最爲周密

易例五上二爻如兩剛相連兩柔相連往往祇作一爻之事小畜上九曰尙德載觀上九曰觀其生家人上九曰威如吉師上六曰大君有命臨上六曰敦臨吉升上六曰不息之貞皆是申足五爻之義自京房將六爻各派定王公卿大夫之分遂專以上爲宗廟賢人以致索解多訛如後漢楊宜策災異引京傳以觀其生謂大臣當觀賢人之性行然後貢之註疏皆踵其謬而卦之大義隱矣

志未平非謂以下觀上便有怏怏不平之義第以位

高望重人皆震驚屬目以相指摘未免責望之過深求索之大嚴稍有不厭其心而易招衆口故曰未平猶言有期望非常之意

陽尊陰卑而觀之盥而不薦萃之王假有廟俱以享神之道爲象反若甚敬乎陰者蓋陰爲民象猶所謂使民如承大祭也事神之道惟有將以至誠臨以莊敬而已聖人之視其民一天視天聽之所憑故有孚之誠顒若之敬儼如承祭之篤恭而後德盛化神民乃愈自率其卑承之分古者賞於祖戮於社民事無不以鬼神臨之敬之至也

易守卷十

易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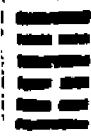
卷十 觀

一

易守卷十一

歸安葉佩蓀學

上經



震下  
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噬市制反  
噬湖臘反

噬齧也嗑合也震離因重撰本內坤外乾而坤之初

柔往於五乾之中剛來於初若有物中梗而齧以合

之乃以法服人之道能合則梗塞者通故亨也一剛

在內初上兩剛錮於外中成坎陷艮止

二三四成艮  
三四五成坎

象獄君子和平感人未有恃法以相服者故其義惟

利用之以治獄他事非所利也噬嗑之言利用獄與

豫言利建侯行師均爲專指之辭而義不同豫之爲用本廣然所利惟二事噬嗑則并其所用者專在一事故彖爻所言亦祇及治獄也○李氏舜臣曰天地生物有爲造物之梗者必用雷電擊搏之聖人治天下有爲民之梗者必用刑獄斷制之故噬嗑以去頤中之梗雷電以去天地之梗刑獄以去天下之梗也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中四爻有尊卑之位爲治獄之象初上居始終之位爲定罪之象罪以剛斷故用初上剛爻也屨猶履也校檢按其罪也初位在下象屨震爲足象趾艮止震

行象滅趾初位居下而躁動妄行爲始蹈於應接之條者禁治之使不敢復犯若滅其趾者然由此而小懲大戒故可无咎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二柔象膚卦象以初爲頤鼻在頤上震剛上動象滅鼻二柔之力甚微而初剛之動難制故噬僅及膚而遂已掩滅其鼻非但不能噬而并不能噬猶如治獄之吏才弱位卑遇艱鉅之獄有不能剖決而待治於上者惟所居未失柔順中正之道故无咎也滅鼻不是受傷乃形容物在頤外不能全噬之象凡物之大

者口不能容而上過於鼻則但囁其皮膚安能折其體骨今之小吏遇大事不敢專斷必達於上而爰書始定卽六二乘剛小不能噬大之義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三以柔包剛似物之全體骨者又近離日故象腊肉馬氏云晞於陽而煬於日爲腊是也坎剛前梗象遇毒六三居下之上而失中正之道權不尊而聽未允故人或梗塞不服反有所傷若噬腊肉遇毒之象能噬而未能合故爲小吝然柔不過刻獄尙未成終亦无咎也周禮腊人掌田獸之腊註小物全乾爲腊全



物本不可噬又爲陳宿之物故有毒義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乾音干下同  
肺緇美反

離爲乾卦故四五皆象乾言其堅韌也肺物之聯骨者四剛居柔象肺剛堅象金四在坎內奇畫中直象矢九四居外近君才能專斷治疑難之獄而得剛直之宜噬極難而後合爲噬乾肺得金矢之象用才任法而德化未洽不可視爲忽易而失之偏諉故必利於知艱守貞則吉也四體外震故勗以艱居位不正故戒以貞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五柔兼剛象乾肉柔中象黃位剛象金六五文明柔順得中上行果斷而濟以純和使人畏其威而并化其德噬極易而速合爲噬乾肉得黃金之象由其柔承上剛能順理而守正道柔居尊位能小心而深惕厲則咸中有慶不徒任法以殘民故无咎彖傳所謂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何何古反

何負也上位艮背象荷坎爲耳剛掩其上象滅耳上以剛嚴主斷於終小人負荷可校之罪至於等身而及頂其積久矣懲而不知誠由於滅耳而无聞罪不

可解故凶也

頤中有物曰噬嗑

初上二剛象頤九四在中象有物震剛自下動上如口之決物故曰噬嗑也以卦畫象釋卦名義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噬嗑而亨者物有所梗非噬之則窒塞不通故必噬嗑而後亨也其卦體剛包柔於外柔間剛於中三剛三柔截然分隔象獄之曲直必剖也其卦德震動以戢暴而離明以燭奸如獄之威照並施也其卦象震

雷離電合而章著如獄之憲典有赫也其爻位則六五一柔自下卦坤體之初得中而上行於五中之德純而可以服頑上之權尊而足以馭衆雖未當乎君位而用以治獄剛柔適中以哀矜之意行欽恤之仁故利也中四爻皆有治獄之任專言五者用刑之重輕全視乎人主之仁暴堯舜在上則臯陶作士故獨重乎五爻也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二氣不交而雷電以渙和百姓不親而明刑以弼教皆噬而嗑之之象也電閃象明雷轟象勅坎水取平

象罰法先王以此申明其禁罰整勅其法制者蓋天之有雷電聲光震耀而人知修省未嘗過物而擊之也先王之有罰法條教宣布而民知畏服不必卽人而誅之也至不得已而有擊之誅之者然亦僅矣故明罰勅法先王刑期无刑之意也

屢按滅趾不行也

震遏艮止象不行過生於妄動滅趾使不復行惡也噬膚滅鼻乘剛也

以柔乘剛勢不能止其上行故過口而至於滅鼻也遇毒位不當也

易守

卷十一

噬嗑

五

位在下體而失中正爲不當也

利艱貞吉未光也

坎中幽昧象未光四有剛直之道而猶未爲光者中正未協也書曰民協於中罔或干予正能以已之中正化民歸於中正并無事以斷決爲能則光矣

貞厲无咎得當也

五雖不當君位而能貞則不敢逆天和厲則不至輕民命於治獄之道正爲得其當也

何按滅耳聽不明也

耳以聽受爲聽人之小爲不善其初陷於不自知迫

至惡積罪大匪朝伊夕其間疎者之怨謗親者之勸  
誠王者之明罰勅法亦旣習聞之矣聞之而若罔聞  
知是謂怙終非其無聽乃聽之不明也刑之重不待  
言矣初上爻辭乃言過之始終不指刑之輕重屢按  
何按猶犯者之罪案滅趾滅耳猶斷者之明讞初九  
偶蹈於罪宥過無大上九全身荷罪刑故無小帝王  
制刑之精意盡於六爻矣

證凡觀彖須分貼清晰如彖傳第以頤中有物釋卦  
名則是專取六畫之象不必預以他義攙入至下文  
剛柔分四句方是分指體德象位以釋用獄之辭傳

例甚明雖象意原包於卦名中然卦名旣曰噬嗑只是因畫成象若預以下四句意釋之則何不直以獄名卦如師訟之類不更顯而該乎所以觀象當謹守聖傳不可私心增損一解也

三四皆在頤中而必以四剛爲有物者物之梗於口內必在舌之上卦以三爲拂頤之舌位故有物必屬之四不可移其象於賁也

字書校按二字通用陸氏釋文云校戶敎反從木若從手是比校字左傳君父之命不校禮中年考校皆木手通用先儒多以校爲刑只謂屢校其桎其足何



校爲械其首然屨與荷字義相對屨校似非桎足之  
謂且以桎足爲減趾猶可強解若以荷械爲在頸之  
刑而至減耳則去減頂無幾必無此用刑象也大抵  
象辭最精簡校字是校按其罪之輕重當卽作罪名  
字解故取剛爻爲象屨校是履罪之初荷校言負罪  
之深也校校通用此是考校之校古本原從手當以  
校字爲是

有以減趾爲腓減鼻爲劓減耳爲刖者攷刑制刖劓  
爲輕刖辟爲重故漢斬趾同於棄市若實指用刑言  
則是初罪反重上罪反輕有悖爻義而六二之罹於

劓刑又何以稱无咎也孔氏訓滅作沒活看爲是  
六二噬膚滅鼻註疏以爲用刑太深而過其理程傳  
亦依之謂乘初刑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  
无咎按所噬僅膚不可言深以柔乘剛亦難深入況  
初止小懲亦无取乎深痛也聖人敷教在寬惟刑之  
恤若深入過分而猶言无咎必不以是垂訓也  
噬膚滅鼻猶鄙諺謂事之不勝任者則云吃不下是  
也

滅鼻遇毒乃噬而未合者得金矢得黃金乃噬而已  
合者蓋下卦之頤尙開上卦之頤始合下位不能定

謙上位乃可具成象與義皆然也

滅鼻之物其大可知腊雖小物而體骨全亦爲次大者至乾肺但云有骨則體不全故說文作𩚑食所遺五曰乾肉又并爲无骨者諸爻之物以次而小而其噬亦遞易蓋口之容物無多惟大故象未合惟小故象已合治獄者上位尊則斷大事如小事下權輕則臨小事如大事其理一也此皆取象之最精確者

六二中正祇是分之不能爲故滅鼻而无咎六三不正則理亦不无少偏故遇毒而小吝九四得金矢專是服以法六五得黃金則能化以中矣皆各就爻

義取象不爽分寸者也

王氏宗傳曰以一卦言之則九四頤中之物所以爲梗者也以六爻言之則九四剛直之才所以去梗者也按爻辭就位取義各爻剛柔不同旣象爲膚腊肺肉之物又象爲能噬不能噬之分聖人祇就其象而反覆觀之其義无不在也

得金矢有引周禮以實之者秋官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二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但爻辭金矢只取剛直之象黃金只取中剛之象與凡言黃金鉉者同例不

必更援周禮所云反多所扞格也且鈞金束矢之說  
本屬可疑古者一弓百矢三十觔曰鈞其數已多若  
必先納其貨而後聽訟後世猶不爲此豈王政所宜  
有卽謂受而還之然如民之熒獨者其力終不能具  
金矢將遂以爲不直不信而卒莫之聽不幾於貧者  
愈冤乎先儒每以周禮多僞托如此等誠可疑也  
六五貞厲无咎若解作位不正而戒以貞亦可然爻  
義則以柔承上剛之下爲貞謂能順則貞也以頤鼎  
旅未濟諸卦六五貞義合叅之自明

初上爻義大傳備矣而荷校之罪聖人只以小惡言

之最爲深切蓋小惡人所易忽不知積久便成大惡譬如人偶出一妄言似不爲甚惡然使日日妄言至於終身卽是大回邪之人其惡可復貸乎世有罪不甚著而忽罹大患者人或以不幸惜之不知禍福之來其莫之爲而爲者亦有天道權衡其間此一事固若尙輕天或者積其生平之不善而借此一事以總計而償之也无妄行人之得至邑人而後災衆人之所共昧實理數之所必然此皆聖人窮神知化而著爲明訓故易之教人爲最切也

需之反覆爲訟傳謂飲食必有訟頤中有物曰噬嗑

頤所以食食則有梗亦與飲食有訟之義相通也  
彖吉剛柔分者上下經祇有二卦噬嗑與節是也解  
者第以三剛三柔相間分而不雜解之但三陰三陽  
之卦凡有二十卽剛柔相間者亦多聖人何獨於此  
二卦而言其分今合全經推之則有至精而不可易  
者當先於陰陽各半中取六畫之象再於六畫中取  
二體之象又於二體中取上下成卦之象也蓋三陰  
三陽二十卦之中自否泰三位各半之外其餘或一  
位或二位率皆參差不齊惟噬嗑二陽包三陰於內  
三陰又隔一陽於中以間別爲分節一陰之後繼以

一陽二陰之後繼以二陽以層疊爲分旣釐然而不紊矣然噬嗑之反復爲賁反變爲井變而復之又爲困節之反復爲渙反變爲旅變而復之又爲豐其畫相同何以此六卦皆不言分傳曰化而裁之存乎變凡天下之本如是而忽不如是者皆所謂變也坎陷巽入之爲井爲渙艮止離明之爲賁爲旅判然二用不可混同其爲分不必言也惟雷動之與電明水潤之與澤說其用并於一而不可分一物也而兩之震離坎兌有剛有柔由不分而見分所以謂之分也顧如震離之爲豐兌坎之爲困其爲一物猶之噬嗑與



節也何以亦不言分則上下之位殊也豐動上明下如雷發而火出人知爲雷而不知爲火焉困說上陷下如澤空而水竭人見其澤而不見其水焉故此二卦仍不可分也惟噬嗑明上動下如火先見而雷後動人能見其雷之繼夫電也節潤上說下如水內盈而澤下受人能見其澤之蓄夫水也二者相須各施其用此所以六十四卦之中惟噬嗑與節有剛柔分之義而斷斷不可移置他卦者也今如火燃礲火引之而礲始震乃火雷可分之象也若礲起而餒騰則不能分其何者爲火矣盛水於孟孟納之而水不

三  
溢乃水澤可分之象也若孟設而中虛則不能分其  
何者爲水矣此聖人之立卦取義一萬物自然之法  
象也

象傳雷電二字蔡邕石經本作電雷程傳曰象无倒  
置者疑此文悞也本義亦云當作電雷按彖辭曰雷  
電合而章俱先下後上而雷火豐之象辭另有皆至  
二字與此專言雷電者不嫌无別又泰象亦曰天地  
交不言地天則此卦雷電之文似可仍經本也

象傳皆是另立一義惟此言明罰勅法似與用獄无  
別不知彖爻辭是已有獄而治之明與勅是未有獄

而先布條教以使之不犯仍有分別卽象云雷電合而章是實言斷獄之威明象云雷電則虛擬明勅之聲勢所以象義俱非複舉也

三三二

離下  
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交會也與噬嗑反覆離艮因重撰本內乾外坤而坤之上柔來於二乾之中剛往於上凡剛柔各抱獨而處則渾然不見條理之著惟賁然此交乎彼乃合體分形而文見故賁之義爲飾而傳又以爲无色者惟其爲自然之條理故不事華采之加增也事有文

則能行遠故賁有亨道陰爲小往謂往而從剛也天地之道陽以實而內充陰以虛而外發以柔之虛輔剛之實則剛可大行而亨以剛之實制柔之虛則柔小者有所節而利於往順乎剛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初體震足象趾坎爲車

二三四成坎

凡乘車者必升其上

剛在坎下而弗乘象舍車初位地下以趾行地象徒初與四應得柔之交而上動欲行爲賁及其趾之象斯時初出卽先遇二似亦可近與相賁然二已交三義不可以亂其匹故寧近舍二比不爭車行之捷而

遠交四應寧甘徒步之艱賁之得其正者也

六二賁其須

須需也離陰麗陽象須二來文三爲賁其所須者虛必附實而行柔必依剛而著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坎中水潤象濡謂色澤也三得二賁而華彩極於沃潤方爲賁如而直已濡如文幾過乎質矣雖二三皆當正位又剛居柔上本得貞道第恐因文勝而爲柔所溺故當永久其貞則吉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皤白  
被反

皤鄭陸本作燔熏灼也離火上炎象燔初體震馬顛  
白爲的類足白爲鼻足象白馬作足動上象翰如陸  
德明云馬舉頭高仰也亦爲馬白色名坎爲盜象寇  
震陽自下求陰象婚媾四與初爲正應而近乘九三  
躊躇於兩剛之間而憂疑不決故方欲賁如而反至  
於皤如焉其見剛馬之動而來者初震爲馬三坎亦  
馬而坎剛又兼震體三四五成震愈致逃離莫辨幾疑正  
應之同於坎寇然而无可疑也三受二賁而濡如固  
已非素往之白馬三近承四而連位又无待飛翰之  
疾行則明明此白馬而翰如者可信其非三之坎盜

而實爲初之婚媾也至是而比三之疑釋應初之賁諧矣

六五賁於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戔音燒

艮爲山象邱上位僻遠艮爲果蓏象園言所處之樸也五柔體坤象帛剛止歛約象束雜記納幣一束束

五兩兩五尋也艮小

小石徑路皆取小義

坤嗇象戔戔謂狹少

之貌六五柔中多文而受賁於上九之簡樸如帛幅之散漫无度有以整齊而裁束之戔戔然有所限制雖近於吝然去華崇實終得吉也

上九白賁无咎

陽明爲白陰暗爲黑初九陽掩陰下故但象馬頰足  
之白上九剛明外顯故全象白賁五柔多文若復以  
華縟賁之則踵事增華將流蕩而無已惟上九以白  
賁五其所以文柔者質素无色故无文柔之咎也

賁亨

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剛柔相賁文質彬彬然故能通而  
亨也此統言一卦之義○按卦之三剛爻皆得柔而  
亨剛亨則柔亦無不亨故亨字本兼全卦而言然柔  
之亨由於從剛不必言也初自下行而交四上自高  
止而賁五剛本志在得柔其亨亦不得言也惟九三



體離行上居位而不下求乎柔自一來文之而後得  
亨故獨以亨屬三明三之得盛於柔也利往者柔宜  
順剛之意亦統指三柔爻而言然二以須剛而文三  
四以婚媾而應初其能往亦不待言也惟五居尊上  
處外而又遇艮止之嚴惟恐其不順乎剛故專以利  
往戒五明五之當從乎上也彖辭統言亨往則卦中  
輕重次第無不包括夫子恐人之昧於其旨故先言  
全卦之皆亨而後以成卦之爻分示九三致亨六五  
宜往之由則諸爻之皆亨皆往亦可以類舉此賁下  
亨字卽大傳致飾然後亨之義本統全卦言不可作

衍文也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艮離重而爲賁以乾坤本體觀之則坤之上柔來居於二離明上爻以文九三之剛剛得文而文乃大顯故能亨乾分中剛而居上艮光下止以文六五之柔柔從剛而文乃有節故小者利有所往是卦體柔文剛剛亦文柔下文上上亦文下而初四又各以相交爲文錯綜往復粲然井然乃天道自然之文也其卦德極離之文明而受以艮止炳蔚篤實不陋不靡乃

人道當然之文也艮爲天道象天文離陰在中爲人  
同人家人義象人文柔來剛分文起於上故爲天文明  
以止文起於下故爲人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艮闕在上離目仰視象觀離明象察乾西北成離而  
寒變暑坤西南成艮而暑變寒象時變陰變離中象  
化艮成終始象成艮光下覆象天下觀乎天文三辰  
四氣代序而不忒錯行而不悖則可以察時之變矣  
觀乎人文五典五禮有恩以相接有義以相維則教  
化可成於天下矣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明有所止爲賁之象君子以之修明其庶政使典章度數昭然明備至獄之情僞百出若逞其明而第矜果決恐審慎未精而冤濫者多故无敢於折也離爲明離文坎法象庶政坎陷象獄震爲決躁象敢艮止於上象无敢賁與噬嗑相反噬嗑明刑以弼教賁則興禮而措刑也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初舍坎車而勿乘度義而行不與三爭二也

賁其須與上興也

上謂九三興起也離火上炎象與二與乎上而後能興故相須之至也

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陵厯過也文勝質柔勝剛象陵三能永貞則守正自持柔終莫之能陵矣

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當位謂柔得正位也四多懼象疑賁之成卦二文三五從上皆以近而相賁四獨近比於三而遠應在初守貞不字之心惟恐失其所從故疑也既知初應之匪寇盜而爲婚媾則終相式好而无尤也

六五之吉有喜也

柔得剛而有成爲喜故小利有攸往以順剛也

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以白爲賁使柔无文勝之害而惟白可以受采則剛亦濟以文而能大行故上之无咎卽所以得志也○按二曰與上興并勗其往也上曰得志亦喜其亨也夫子旣於彖傳專明三之能亨五之當往而仍於爻傳補言二亦往上亦亨之意正見卦辭原統全卦而言而爻義各有輕重又必以特書附見分示其例以爲效法之準也

證彖傳文剛文柔天文人文諸文字乃條分理晰之  
謂文故相賁則柔固爲文而剛亦爲文若不相賁則  
剛固無文卽柔亦徒靡曼散亂而非文此所以爲无  
色也後世失文之本旨遂至於去樸務華而有文盛  
之患矣

傳曰物相雜故曰文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皆專以  
有條理爲文與賁彖傳同

郭京舉正謂小利有攸往小字當作不字以不字草  
書如小字致悞由其不明乎剛柔之義故也又據王  
弼註天文也上謂有剛柔交錯四字不知天文之義

卽在上二句中已明不待另加此語亦其妄說也

王輔嗣力掃象數之學獨於六二賁其須取鬚髯附頤而動之象先儒並宗之以三至上有頤口象初趾四皤又皆人身類也然謂須可飾頤義本未切且賁其云者應就所文之爻言之故四交初而動爲賁其趾五受上賁則不曰賁其而曰賁於謂見賁於上也今六二柔來文剛則當往賁乎三而爻反曰賁其須是以三爲須不以三爲頤也旣與取象不合若仍以六二陰血象須則所謂賁其須者反是三來賁二失柔來文剛之旨矣細玩須字之象直從離卦本原而



取離爲南方之卦陽氣莫盛於南陰自下而上升則  
虛空无可倚著必須剛而後有所附麗故名之爲離  
謂麗於所須也爻辭因二三剛得柔文而致亨且至  
於濡如之甚恐反似剛之賴柔而行則柔將進而陵  
剛故特原其成離之義而謂之賁其須以明柔來文  
剛乃柔无所托而有須於剛非剛之待柔而亨故二  
傳曰與上興三傳曰終莫之陵无非致戒於柔也  
凡爻有牽連之象仍必有一定之義如九三以二四  
兩陰成坎象濡如此象之可以連及者也然柔來文  
剛則祇是二來賁三不可以四之應初者亦來賁三

以致比應混淆此義之必有一定也

六四象義與屯卦六二相似卦內皆有坎震其取乘馬婚媾之象亦同屯二應五未交而下近初賁四應初已交而又近三均在疑似之間故皆曰匪寇婚媾若屯四應初而五又無下求於四之象則明而无疑故直曰求婚媾也要之屯二賁四之多疑正由當位得正之故屯爲剛柔之始交賁爲剛柔之初合陰道從人必極其審慎而後免失身之悔也

易辭內多有漢儒本與今本互異者不必盡可從惟賁如幡如之幡當以鄭元陸績作燔字爲是三在坎

中象水之濡四在離上象火之燔義較明切且燔  
二字於韻亦叶若作髮白爲皤則義无可取且四陰  
坎水不當有皤白象也

六四爻辭摹擬初九九三可疑之狀至爲曲盡聖人  
非故爲是纖奇之文也蓋賁爲禮教之範圍人之持  
躬接物莫難於兩可之間苟非精義入神易致因疑  
啓誤偶焉失足欲悔无由如四之於初三兩剛其爲  
馬同也其自下求陰亦同也此際最難別擇於是欲  
決所從惟有以正道爲斷何則應初正也乘三非正  
也初无他與而專應於四正也三已匹二而四復相

濟愈非正也故爻辭必曲折象之而後可以審秩敘  
之至當定識濟以定力乃无游移之患伯夷非君不  
事非民不使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孔子接淅去齊遲  
遲去魯陽貨可拜衛輒不爲孟子辭齊餽而受宋薛  
見季任而不見儲子其權衡於是非之間衆人遽難  
測識猶之白馬匪寇之辨也易之以象示人所謂因  
貳以濟民行者可見矣

五上相賁與二三同不可泥於五爲君而幣聘隱逸  
之士也張衡東京賦云聘邱園之耿介旅束帛之義  
義盡承誤耳

水之少者曰淺金之薄者曰錢木之仄者曰棧券之  
隘者曰殘簡之細者曰箋貝之微者曰賤車之淺者  
曰賤物之損者曰殘獸之小者曰賤故芟芟祇是狹  
小之意凡物舒之則寬束之則小艮之所以爲止爲  
山以其堅歛也歛之則小矣

京房云五色不成謂之賁鄭元王肅云賁者黃白色  
也攷揚雄太元礪首次二曰黃不純屈於根注賁山  
下有火黃白色故曰黃不純孔氏正義遂謂以火照  
山石有黃白色愈爲支離按漢儒謂黃白色者始取  
上九白賁六二黃離之象然傳曰賁无色也何可顯

背聖言而專指二色當之天元地黃乾赤震蒼巽白  
坤黑諸卦莫非正色所以成文而不亂若忠信爲本  
則五色之各任自然者均可作白觀者若虛僞浮華  
是尙則珠玉之白亦未嘗非色也細繹无色之義更  
不必泥色以求之斯可矣

賁之二文三上文五皆剛上柔下比爻正也初之應  
四則柔上剛下應爻正也六爻无一不合於禮之正  
所以爲賁若有一不正卽不可謂文矣

或疑柔來文剛似可兼二文初三言剛上文柔似可  
兼上文四五言不知初言舍車則不與二相賁也二

言與上興則專文乎三也故三言終莫之陵亦專戒  
二之上陵也至五言責於邱園其爲責於上九甚明  
而四與上隔位無交不當有婚媾之象故當指初之  
正應更無疑也至傳言柔來剛上而不及初四者乃  
專以成卦之爻言之其例與渙之剛來不窮二句同  
耳

三本屬離而反取坎象之濡如四亦成坎而又取離  
象之燔如者坎水陷下三受二文而三之比下者離  
幾似坎故象不取火而取水戒三之勿溺於二也離  
火薰上三已成坎而初之應四者仍全爲離故象不

取水而取火明四之專交於初也立象之變動而各有精義可識矣